

地味

「你們不回來幫忙，你爸一日一日老，沒法度做啦！」庄腳姑姑每回見到我們總要覆述又覆述這句話。我只能唯唯稱是，其實好想說我是拿筆的，不是拿鋤頭的。

這塊農園是祖產，約有四分半，周圍築了牆。原本是庄腳阿公阿嬤的棗園，阿公去世後，不種棗子了，除了前端阿嬤種些蔬菜外，大半都已荒蕪。阿嬤往生後，爸爸和兩位阿伯共有，分割重劃時，劃成三長條，三兄弟各領一條，長約二百二十公尺，寬約七公尺。踏入久違的棗園，我呆了，這是森林吧！蕪廢的棗園，過了中心點的蘋婆樹之後，只有濃蔭蔽日的構樹，沒有棗樹，小花蔓澤蘭放肆到無邊無際。永遠在拚搏的爸爸，退休後，每週花兩天時間從小城返鄉，和姑姑重新開墾，雇工砍去構樹，向賣燒餅豆漿的尪妗婆要來黃豆渣改善土質，這塊土地才逐漸可種植農作物。

爸爸將屬於他的長條地規劃成不同種植區，入門先是蓮霧，羅漢松與釋迦，木瓜與甘蔗；再是季節蔬菜區，依節令種植不同蔬菜；靠牆搭起棚架，是藤蔓作物區，包括豆類、番茄、火龍果、絲瓜、百香果、葡萄；再往後是果樹區，石榴與番石榴、仙桃、桑樹、棗樹、柚子、柳丁、檸檬，桃樹、枇杷、芒果、龍眼；然後是重量級瓜類區，主要是冬瓜與南瓜。爸爸採取類別多個數少的種植計畫，因此每季都有收穫，供自家食用，綽綽有餘。

爸爸分配給我的工作大致是套袋與採收，更粗重的，例如鋸整果樹，就交給他任勞任怨的女婿。

農曆年過後，枇杷開了花，結了小果。媽媽總問我何時有空，念著該包枇杷了。趁未開學，開春第一項工作就是包枇杷。枇杷從結果開始，就必須套袋，一枒一枒疏果，摘除看來幼弱的，保留強壯的，還得關注枝枒是否夠強壯，輸送養分能力如何。被摘除的青澀枇杷落了一地，我是劊子手，硬生生斷送幼小生命的前程，但不如此，結出的枇杷便會是營養不良的小不點。前一年，就因為疏果時不夠狠，枇杷都成了小不點。約莫一個月，透光的紙袋若光影橙黃就是可以採收了。拆袋，剪枝，輕手輕腳，枇杷經不起碰撞，得溫柔對待。

要採收，得判斷蔬果成熟度，玉米一看顆粒飽滿度，一看玉米鬚，鬚穗若呈黑色，玉米就可採收了。採收後，玉米株鋤掉，埋入土裡當肥料，物盡其用是農家的基本守則。至於蘿蔔，若從地面上看得見蘿蔔頭，就可以拔了，蘿蔔扎得深，不能只用蠻力，得運用槓桿原理，鏟子順著蘿蔔生長方向，承住蘿蔔，將鏟柄往下壓，蘿蔔就順勢挖起來了。若像童謠〈拔蘿蔔〉那樣用力拔，反作用力的結果，一隊人自然是要向後跌坐，拔不起蘿蔔的。

收冬瓜也是重活，冬瓜重，一次只能抱起一顆冬瓜，像抱個小嬰兒。當一刀斷開莖瓜相連，冬瓜特有的清甜，絲絲散進空氣中。去年年末冬瓜大豐收，我們忙著問有誰要冬瓜，分到冬瓜的親朋好友們紛紛回報他們如何做冬瓜料理，從複雜的冬瓜盅佛跳牆到最家常的冬瓜蛤蜊湯，一致得到「你家的冬瓜好甘，汁好多，和外面賣的都不一樣。」的回應。呵呵，那當然！

去年春，桑葚結實纍纍，壓得枝條垂墜，一樹綠紅紫黑，顏色越深熟度越高，現摘現吃真應了「黑甜」一詞。吃不完的桑葚，媽媽加糖熬煮，做成果醬，遇到感冒咳嗽時，我拿來調水喝，三兩杯，咳嗽就再見了。今年，桑樹好像進入休眠期，枝頭上，桑葚零零星星，今年可能收不到桑葚了。

去年暑假時，媒體不斷報導龍眼歉收，連帶影響到蜂蜜產量。我問爸爸我們的龍眼呢？爸爸說結得纍纍，你來看就知道。滿滿一樹龍眼，哪有歉收呢？原來，龍眼還挺有意思的，一年大收，一年小收，自己會調節，所以，今年，我們的龍眼產量將會減少，爸說大收就多吃，小收就少吃，這樣而已。

種了、照顧了，到最後能收成多少，常是難料。去年冬瓜大收，南瓜幾乎無成，柿子時有時無沒個準，棗子今年都病懨懨。仙桃靠近水源，又得日照，佔有地利，年年豐收。但我不愛吃，太乾。小時候，住小鎮阿嬤家，不吃飯時，阿嬤就會說：「你要做仙喔？是吃了仙桃喔？」後來真看到仙桃，興奮吃一口，像沒水分的地瓜，乾得叫人噁。媽會以菜市場的價格提醒我說那是寶，別不知福。

初秋，當花生開出了黃色的小花，就必須將花生株旁的土堆高，不能夯實，要蓬鬆蓬鬆，好讓花梗垂鑽，它好鑽，我們好拔。每一株花生都得培土，才短短四壟，我做完已眼冒金星，腰酸背痛，果真不是拿鋤頭的料。

每每看到花生，總會想起一則媽媽從庄腳阿嬤那裡聽來的故事。爸爸幼時家貧，花生田採收時，他和大姑姑兩人去當童工，田犁過後，他們就撿花生，小孩子動作不如大人熟練，速度一慢，田主人就揮鞭，背上條條鞭痕，回家後，阿嬤不捨，說明天不要去了，倔強的小男孩硬氣地說不行，因為不去就賺不到錢了。

爸爸自己沒講過這事，問他，他說有嗎？不記得了。

我常常半做半玩，拿手機東拍西照，爸爸會說有甚麼好照，我說要上傳給眾親友看，不常笑的他笑意一閃，然後繼續工作。

網路社群裡，都市同學羨慕說著，有田種多好。但我知道羨慕與現實是不可以道里計的，其中蟲就是大關卡，一要不怕蟲，二要防蟲害。不同植物養不同昆蟲，檸檬養天牛，葉菜養粉蝶，瓢蟲看來可愛，也嗜食葉菜，而有果樹則必有果蠅，這些都是自然產物，怕蟲是很難來務農的。至於防蟲害，在無網室、不噴藥的自然條件下，只能徒手除蟲，兩指一捏，軟Q的菜蟲，下一秒便肚破腸流，綠汁四溢，那不是一對一的挑戰，而是一對數十，當抓完一畦菜蟲，手也滿是菜蟲味。

農務的繁瑣以鋤草為最，果樹區，爸爸用黑色塑膠布鋪地，阻絕陽光，上壓石頭，壓住長草可能。只是有時走過，喀茲一聲，哎呀呀，可能就是一隻蝸牛嗚呼哀哉。季節蔬菜區無法如此覆蓋，雜草得空鑽出，我講得出名字的有土香、大花咸豐草、昭和草、含羞草、酢醬草（紫花黃花都有）、車前草、馬齒莧（我更喜歡它的俗名，豬母乳，樸拙野趣），還有一大堆我喊不出名字，只能統稱為雜草。我喜歡土香，它總是綠的，即使缺水土地龜裂，它也綠得水靈，當然它也耐命，是令農夫頭大的野草。土香根部會結出一粒褐球，像是奈米版的芋頭，除草時若沒拔出那一球，不用等春風來，它依然可以蓬勃生長。

農園中央的蘋婆樹，不知道樹齡，樹圍大約三人合抱。蘋婆花初夏時開，一個個白色鏤空小燈籠掛滿枝頭，仲夏時落，小燈籠隨風飄墜，落成一地夏日雪；結了豆莢，成熟時，豆莢爆開，內裡襯著鮮紅，蘋婆卻通體褐黑，標準的「紅嬌黑大範」。樹下有好幾桶蔬果菜葉的堆肥，施肥時一瓢瓢舀起，空氣中就滿是堆肥味，不是臭，是各種蔬果菜葉混合發酵後的味道，收工後，我們在樹下喝茶聊天吃東西，入鼻的不是花香，是堆肥味。深受爸爸倚仗，都做鋸整果樹重活的丈夫說這樣妳吃得下？吃得下啊，為什麼吃不下，這味道聞得很習慣了，來自府城的他默默移了凳子，還是不行，拿著食物，起身，走遠。

我不定期回鄉幫忙，隨著次數增加，逐漸混染泥土味、蔬果味、蟲味、草味、堆肥味，這些來自土地的味道，統稱之為地味。

而地味，卻曾是我瞧不起小村親戚的原因。

小時的我，常幻想自己是公主，小村的阿祖來鎮上看病，必然會到小鎮阿嬤家來，阿祖總是拉著我，不停的輕拍我的手背，說：「阮這個金孫ㄟ！」阿祖老了，手背上一塊塊老人斑，還有長年農耕稼穡的土味，我不喜歡，想抽回手卻不敢，只能任她握到滿足。小村的表舅表姨們會陪阿祖來，我也覺得他們土裡土氣，不想跟他們玩。

但和阿嬤回小村時，他們會帶我在收割後的稻田裡焗窯烤番薯，農具間裡有番薯小山，一走進農具間，就是濃濃的生番薯味，番薯就從這裡拿，焗窯時，我只在旁觀看，真的像個公主，白煙穿透窯土，晃著地平線上一顆橘紅大夕陽，這是在小鎮看不到的。

阿祖家還養豬，厝舅公拿著水管替豬隻沖水，洗豬圈，他不讓我接近，說會噴髒，我遠遠看著水花四濺，聽著豬隻咿咿嚶嚶，一股豬糞味撲鼻而來，我跑開，好怕豬糞味就留在身上。

在小村，我既不是不開心，也不是開心，因為阿嬤要回來，我不得不跟，但對我而言，穿著小洋裝逛小鎮市場，領受陌生歐巴桑們的讚美，遠勝過小村土氣親戚對我的照顧愛護。

大學畢業後，回鄉教書，雖然只有短短一年，卻是生命中不順遂的一年。帶學生外出，看到田裡的青蔥頂上竟有一顆顆淺綠色球狀物，我問學生那是甚麼？最皮的那個孩子以輕視不屑的口吻回答我：「老師，你讀到大學畢業，不知道那是蔥花喔！」神色之鄙夷令人屈辱感陡生。我安慰自己，孔子都說「吾不如老圃不如老農」了，知道蔥會開花又怎樣，我讀的書可比這群小鬼多得多，但總憂悶鬱結，原來自己也是「五穀不分」的那種讀書人。

但孔子從來就不是五穀不分的，他其實很懂老農老圃。一次，爸爸說到種稻，他說稻穀裡未必有米粒，可能只有空殼，種稻的收穫若能有七成就算不錯了。啊，孔子說：「苗而不秀有矣夫！秀而不實有矣夫！」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！在此之前，關於此章章旨與寓意，我上課講得頭頭是道，但卻是空虛無感的，就跟沒結出稻米的空殼一樣；在此之後，恍然大悟，我會圖解本章，畫出米粒飽滿的稻穀，我不再是只講道理的空殼。

過年時，陪媽媽回小村，老三合院裡還住著大舅公、四妗婆、尪妗婆，表舅表姨們各有事業，早已不務農，沒有豬圈，沒有農具間，燜窯的農田蓋起現代農舍給更年輕的表弟表妹們住。時間在走，環境在變，我卻懷念起從前不喜歡的一切。有些東西不管你喜不喜歡，它就是定根在你的生命裡，它不張牙舞爪，它只是等待，等你懂、等你明白。

於是，我開始讀起農民曆，像讀一本書那樣的讀。農民曆裡，每月都註記每種作物的生辰，錯過了，就得明年見。那些作物，於我不再是名稱，而是名字，我在農民曆裡看見依著時令節氣播種、育苗、除草、收成的祖輩們：小村阿祖種稻、種菜、種番茄；棗園裡，庄腳阿公阿嬤想方設法阻擋白頭翁啄食棗子。他們腳踏手觸，皆是泥土，一身地味，一生樸實，淡泊度日。當穀雨無雨，大寒不寒，我才剛走上祖輩的地味道路，開始在泥土裡，尋找安身的平靜。

近日，桃花開了，媽媽說要準備套袋了。在為小桃子套袋前，就容我先接受春日桃花引誘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，一樹桃紅，是土地的溫柔小火焰。我是拿筆的，也是會拿鋤頭的。